

警世档案丛书

十大“黑道”人物覆灭记

王丽娟 马兰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丛书工作人员

策	划	马	玮				
主	编	毕	胜	德	王	新	民
		晓	冰	徐	斌		
		王	丽	娟	马	兰	
		岳	智	宏			
编	委	王	诗	洁	王	平	
		白	梅	一	芳		
		壮	志	杨	敏		

目 录

马明山：“小飞天”折翼怡仙斋 (1)

马明山，黑道人称“小飞天”；怡仙斋，戒备森严的禁区，也是中央高级将领的休养区。然而1957年6月27日，“林彪别墅”——怡仙斋9号楼却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黄庭利：瘸腿贼王闹神州 (43)

“普天之下，唯我瘸子独尊”。黄瘸子一时名噪江湖。他发誓要用钱买回“尊严”，买回“面子”。然而，瘸子终究是瘸子，一条腿能蹦跶多久.....

王宗 、 王宗玮：贼兄贼弟 (75)

80年代初，大江南北都知道“二王”是怎么一回事。有人甚至谈到“二王”色变。据传“二王”会飞檐走壁，神出鬼没，并多次从公安人员的枪口下逃脱.....“二王”果

真那么厉害吗？

鹿宪州：制定抢劫“目标”的盗匪

..... (102)

“要干就要干大的！”他的目标瞄准银行，并制定了抢劫计划：为实现两千万而奋斗。1996年2月8日，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刑事档案中，首次有了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的记录，京城为此震惊.....

关庆昌：八百两黄金大盗 (128)

60年代初的中国，饥馑一片，而有人在此时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工作之便盗窃黄金800两！举国震惊。此案的侦破，颇费周折，竟历时19年之久

鲍远昌：垂涎原子弹部件的贼 (155)

“F—603”乃原子弹的重要部件，其外壳由稀有金属铂制作。铂，民间俗称“白金”，其价值远在黄金之上，而其难觅程度远胜于黄金百倍！

聂辉：窃车飞贼闯军营 (183)

紧急报警：B局的带有800兆保密电台的专用警车被盗，某部驻京办事处“奔驰”560型高级豪华轿车被盗特大盗车团伙着军装、驾军车、窃军车

王彦青：江洋大盗落网记 (204)

1989年，山西太原——这座北方古城发出了特别通缉

令：迅速捉拿“江洋大盗”王彦青。由此，一场罕见的、历经18个月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战打响了……

徐联合：天字号狂魔………（232）

为了争强好胜，他们连杀两人；在仓皇逃窜途中，又劫车杀人，勒死港商，抢掠财物，奸淫少女……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的利剑最终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吴扬明：非人非神“邪教王”………（254）

“被立王”真名吴扬明。1989年至1995年1月间，其假借传教之名，自封“被立王”——真神的化身，利用部分愚昧女性信神心理，歪曲解释《圣经》中关于“蒙召”的含义，以达其奸淫妇女之目的……

马明山：“小飞天”折翼怡仙斋

马明山，黑道人称“小飞天”；怡仙斋，戒备森严的禁区，也是中央高级将领的休养区。然而1957年6月27日，“林彪别墅”——怡仙斋9号楼却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一、苏联专家进住怡仙斋 要塞司令便宴待贵客

1956年1月，苏联政府根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向中国派出了一批专家。这些专家中，有六名担任高级技术顾问，他们是：火炮专家马麦升乌雷，化学专家拉希莫夫，爆破专家马斯沃夫，无线电专家莫纳因科夫、焊接专家德拉甘和桥梁专家伊哈诺娃（女）。

这六名专家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努力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按照规定，苏联专家每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但由于工作繁忙，他们主动放弃休假，一头扎进工作中。

这些情况被主管此事的王树声部长得知后，立即下令：“夏天到了，请他们去北戴河休养三个星期，避避暑。”

北戴河，风景自然优美，但接待设施却不多，够得上接待苏联高级专家的宾馆别墅早已全部订满，总不能让苏联客人降格住普通旅馆吧。经办人员迫于无奈，只好向上级如实回复。

消息传到王树声将军耳朵里，：“想得太迟了，关心不够，犯了官僚主义啊！”一沉思说：“那就退而求次，去怡仙斋吧。”

怡仙斋，既不是一幢建筑物，也不是一个村庄，而是坐

落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块地盘。它背倚高山，面向沧海，景色秀丽，地形险要，因此历届政权都把这里定为军事禁区。

解放后成立要塞区，调来人马把这里由中外富商、达官贵人建造的，又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兵们破坏的数十幢别墅进行拆旧补新，修葺整缮，专供高级将领来此休养。50年代以来，来此休养的有朱德、贺龙、聂荣臻、林彪、谭政、王树声、粟裕、黄克诚、肖华、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将领，还有一批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也来怡仙斋疗养过。

秘书和怡仙斋要塞区司令部一联系，那边一口答应，极表欢迎。这是怡仙斋第一次接待外国客人，又是王树声部长安排过来的，自是十分重视，他们请秘书请示王树声部长在接待方面有什么要求。

“苏联人爱运动，让他们在怡仙斋天天泡在海里吧，来去方便些，住9号楼吧。”将军去过怡仙斋，知道9号楼离海边最近。

秘书一说，对方却犯难了，9号楼是“林彪别墅”不大好安排，其他任何楼都没问题，是否换一幢。

“谁指定过9号楼只能林彪住？‘林彪别墅’？主席反对给个人修别墅，主席自己也没有什么别墅，他在杭州住的房子，我去杭州也住过的！”将军有些生气，提高了声音：“专家组这次非住9号楼不可！”

但他不想让下面为难，就给怡仙斋要塞区的上级部门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杨成武打了个电话。杨成武自是同意。六名专家连同翻译、卫士一行十余人就住进了怡仙斋9号楼——“林彪别墅”。

怡仙斋9号楼，是一幢日本式庭园。在所有别墅中，9号楼算不上最好的，无论是外形的设计，还是内部设施的完善程度，只能算是中等的。但是，9号楼有一个好处：离海最近，开门出去，大海近在咫尺。这个好处被林彪看中了。当时，林彪不过45岁，

身体健康状况还没有到达那种“怕风、怕光、怕声音”的程度，所以很喜欢观赏大海。因此，他第一次来怡仙斋休养时，就选中了9号楼，以后接连四年，每次来都住9号楼，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不等。怡仙斋要塞区的军官战士于是便称9号楼为“林彪别墅”。

负责接待的要塞区司令部后勤处自1953年开始，只要在安排上能周转过来，就让9号楼空着，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林彪别墅”。

但是，林彪自1955年仲春最后来过一次怡仙斋后，再也不来涉足了。他的兴致被北戴河所吸引了，之后只要休养，必去北戴河。怡仙斋要塞区方面，没有接到通知，仍把“林彪别墅”空着，直到苏联专家住进去。

怡仙斋要塞区司令员何忠棠，陆军上校，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形成了一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习惯。怡仙斋平时来的客人，不是元帅就是将军，官阶远比他大。因此，他虽是山神土地，但通常是非召不至，免得吃闭门羹自讨没趣。

这次可是不同，来的六名苏联专家，军衔最高的也不过是苏军中校，比他低，不存在“召见”的问题。再说，杨成武司令亲自打电话吩咐他“热情接待，尽好地主之谊”。因此，何忠棠除了派副司令员苏小童及后勤处长等军官去迎接外，待客人住下后他还亲自去9号楼拜访。

当天晚上，何忠棠上校在司令部设宴，为苏联专家接风洗尘。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说是便宴，席上的菜肴足可与北京的正式宴会相媲美，既丰盛又精美。怡仙斋要塞区倚山面海，方圆几十里又是禁区，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后勤处为接待首长的需要，又专门从大城市请来厨师充任饮事员，整治出的菜肴真可谓精美绝伦。

苏联专家稍一品尝，便跷起了大拇指！随即，他们与何忠棠上校痛饮佳酿，吃了个酒足饭饱，方各自休息。

二、“林彪别墅”遭劫难 伊哈诺娃失机密

第二天，何忠棠床头的电话机突然发出一阵急促的铃声。

“报告何司令，我是休养区警卫排长张菊生，这里出事了……”
耳机那边的声音紧张得变了调。

“出了什么事？快说！”怡仙斋休养区的16幢别墅里，住着三位将军，二位省军区首长、四位聂荣臻元帅点名安排来休养的中国军事科学家和七位苏联高级军事专家，都是重要人物，不论哪位出了事他都负不起责任！

“何司令，9号楼苏联专家遭窃了！”

“什么？！”何忠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禁区，戒备何等森严，竟会发生盗窃事件！

对方又说了一遍。

“胡闹！你这个警卫排长干什么吃的？”何忠棠大怒。

“备车！去休养区。”何忠棠把话筒扔在机架上，一边穿衣一边对警卫员喊道。

9号楼名谓“楼”，其实是一幢日本式平房。连前后花园占地面积大约一亩半左右。别墅的前面，是一条鹅卵石便道，直通80米开外的海滩；右侧，是一座从远处延伸下来的山坡，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左侧，是一块足有十个足球场大的天然草坪，上面有一些体育运动的设施，供休养者健身用；后面，是一条水泥铺设的平整的大道，通往要塞区司令部和和其他别墅。

当初这幢别墅的日本主人建造时，按照日本建筑物的格式，四

周栏以一人高的木栅栏，大门也是木头的。后来要塞区刚改建休养区时，也是这个格式。1951年夏天，林彪来此休养前派人来打前站。来人根据林彪的要求，选中了离海最近的9号楼，又从保卫角度考虑要求要塞区把木栅栏拆去，改砌2.80米高的石头围墙，大门也换成全封闭的钢门。要塞区方面动用了一连人员，连日连夜整整干了72个小时方才完工。这样，9号楼成为怡仙斋十几幢别墅中唯一一幢有高墙、铁门的别墅。

怡仙斋休养区的警卫措施，是由要塞区司令部在北京军区保卫部的指导下制订的，经中央警卫部门批准，长期不变。在一般情况下，要塞区的一个警卫排（这是一个加强排，有96人）在休养区负责区域内的巡逻和每幢别墅外面的定点警戒，区域外围另有部队负责警戒。别墅内部的保卫工作，与警卫排无关，由前来休养的首长带来的警卫人员负责。

却说马麦升乌雷等六名苏联专家和中国翻译、总军械部派的警卫员共十一人，分乘三辆中吉普驶返“林彪别墅”后，专家组组长、火炮专家马麦升乌雷向翻译、警卫员表示过谢意后便请他们“自便”。

翻译、警卫员便和专家道了“晚安”，各自回房间睡觉去了。

苏联人真是好酒量！这几位专家在要塞区司令部举行的宴会上，每人至少喝下750克烈酒（除桥梁专家伊哈诺娃），竟意犹未尽，回到别墅聚在客厅里又喝起了葡萄酒、啤酒。没什么下酒菜，就这么空口饮着，边喝边聊天，就像中国人饭后喝茶似的。

喝了一会，无线电专家莫纳因科夫提议跳舞，得到同伴的赞同。

于是，打开了当时在中国算是先进的音响设备——电动留声机。唯一的女性伊哈诺娃成了红人，五名男士轮流请她，这样一直折腾到下半夜一点多钟，他们才各自回房歇息。

桥梁专家伊哈诺娃进了她那个位于别墅最右侧的套间，洗了个澡，冲了杯咖啡喝着，犹自兴奋不已，遂给远在莫斯科的丈夫写了封信，把怡仙斋的景色秀丽、物产丰饶、热情好客等等大大渲染了一番，然后把信纸装进盖有免贴邮票标设图章的专用信封，放进床头柜抽斗，准备明天上午请翻译交司令部机要通讯员转发出去。

她上了床，但仍无倦意，头脑中不知不觉想起了她正在审核的一种新型舟桥图纸。这种图纸属于“特级绝密”的范围，自然不能带出工作室。但伊哈诺娃已经和该项目接触了三个多月，其基本构造、材料乃至数据早已烂熟于心，便在笔记本上写起来，边写边思考如何解决那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时候不长，她渐有睡意，遂把本子和笔随手放在床头柜上，躺了下去，便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伊哈诺娃在睡梦中听到——确切一点说是感觉到——她的卧室里似乎有人进来了，在地下走来走去！

人在睡觉时的意识通常都是模糊的，即使像伊哈诺娃这样的科学家也不例外，她无法分辨这究竟是梦境中的幻觉呢，还是生活中的真实景象。她想撑起身子看个究竟，但不知怎么未能如愿，终于又进入了沉沉大睡之中。

又过了一会，夜风吹动窗帘而引起的轻微但却很刺激人的听觉神经的声音终于把伊哈诺娃惊醒了！她睁开眼睛，想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发出扰人的声响，很快她发现声响来自于窗帘，遂一边爬起来一边嘟哝：“这风真讨厌！”

伊哈诺娃把脚伸进拖鞋之际，突然想起她洗澡前是把卧室窗子全部关上的，并且——仔细地扣上了插销，这会儿怎么有一扇窗子打开了？

几乎是同时，伊哈诺娃的头脑中闪过先前睡梦中留下的印象，一个念头倏然而生：难道有人翻窗潜入过我的卧室？！

伊哈诺娃马上打开天花板上的吸顶灯，走到窗前一看：窗子

的一块玻璃被打碎了，外面的人从碎玻璃位置伸进手拔起插销，开了窗子，逾窗而进。

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事实：处于戒备禁区中的林彪元帅的别墅，竟也有小偷潜入作案！稍停，她回过神来，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寻思：此刻该作什么反应？对了，先清点一下失窃了哪些东西。

伊哈诺娃先去卫生间，打开灯一看，放在大理石梳妆台上的东西不见了！——一条黄金项链、一枚钻石戒指和一块“劳莱士”女式游泳表。

“唔！”伊哈诺娃牙痛似地呻吟了一声，连连摇头。她退出了卫生间，在卧室里转了转，发现放在壁橱里的旅行皮箱被撬开了，里面的衣服没动，但一架九成新的“莫斯科人”照相机和760元人民币被窃走了。

伊哈诺娃心疼得恨不得大喊大叫一番，但她终于忍住了，坐了下来，喝了几口茶，决定先把此事告诉苏联专家组组长马麦升乌雷。她通过总机女话务员给马麦升乌雷打电话，可由于马麦升乌雷喝得太多睡死了，打了一阵仍没反应，遂挂断电话，决定去叩门。

伊哈诺娃刚开门走到走廊里，拐角处马上闪出一名警卫员，快步走过来，用生硬的俄语加手势询问她要干什么？伊哈诺娃用同样程度生硬的中国话说出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她有急事找专家组组长！请叫醒他并请马上到她房间去。

不一会儿，马麦升乌雷睡眼惺忪地走进伊哈诺娃的房间。当他弄清楚了伊哈诺娃请他来的原因后，睡意顿消，马上说：“我通知警卫报案！”

要塞区司令员驱车赶到“林彪别墅”时，保卫处长彭杞已经率人在勘察现场了：

窗台上留的一个脚印已被夜风吹动的窗帘飘来拂去揩得模糊不清了，基本上没什么参考价值。

现场上遗留下的碎玻璃竟找不到任何胶布或者其他东西粘贴过的痕迹，而静夜里没有任何人听见弄碎玻璃的响声！

案犯如何进入别墅的？大门关闭，并未开启过，有一名岗哨专门在外面警戒，案犯显然无法打开或者攀越！

2.8米高的围墙是一道不借助梯子、绳钩等工具无法攀越的障碍物，而要使用梯子、绳索，势必接触装在墙头外沿口的一根2.5毫米粗的金属线——报警装置，值班室内的警铃马上会响。但，经过实验，警铃既没失灵，当时又没响过。

“难道是飞进来的不成？”彭杞皱起了眉头。

正当何忠棠、彭杞犯难之际，客厅门口出现了翻译的身影：“何司令，苏联专家组组长马麦升乌雷组长请求即刻见您！”

何忠棠闻言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他没说。”

“请他到这里来吧！”

和马麦升乌雷一起进来的还有伊哈诺娃，后者的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两个人神情严肃，甚至还夹杂着一些紧张。

何忠棠预感到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事件，心里有些紧张，但外表仍显得平静如初，站起来说：“请坐！告诉我，又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实际上不是“又发生”的，而是“又发现”的：伊哈诺娃见勘察现场已经结束，在征得保卫人员同意后进入房间整理东西，突然发现：放在床头柜上的笔记本被撕去了两页，这正是她临睡前写的总军械部正在研制的新型舟桥的有关数据、草图内容的两页！

这是“特级机密”！伊哈诺娃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去见组长马麦升乌雷。马麦升乌雷闻听之下，比伊哈诺娃还震惊——女专家

违反保密规定写下的内容一旦泄露，伊哈诺娃本人和他这个组长都将会被送上国内的军事法庭！当下，马麦升乌雷顾不上责怪伊哈诺娃，立即气急败坏地找到翻译，求见怡仙斋的最高军事首长。

何忠棠听了，同样十分震惊。他意识到此案凭要塞区保卫处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侦破不了的，也顾不上“家丑不可外扬”了，必须立即报告上级！

何忠棠站起来，走到屋角的电话机前，抓起送话器：“要北京军区司令部！”

……

三、专案小组析案情 侦查暗哨捉黑影

北京军区司令部接到怡仙斋要塞区的电话后，予以高度重视，经过紧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的研究，决定：

一、立即向部里通报情况。

二、建议部里指派数名保卫人员和北京军区保卫部组成联合专案侦查组，即赴怡仙斋要塞区开展侦查。

北京军区派人去部里通报情况时，王树声部长已接到苏联专家组长马麦升乌雷从怡仙斋打来的电话。他是去过怡仙斋的，知道那里是禁区，思忖能潜入禁区作案的角色，其本领自是非同小可，凭部里的保卫人员之能耐恐怕难以侦破，只有请公安部刑侦专家出马了。

王树声正准备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打电话时，北京军区的人来了。

北京军区派去通报情况的那位名叫楼百铭，是军区保卫部的中校处长。王树声听了由秘书传达的情况以后，寻思杨成武大约

袖中另有乾坤，北京军区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说不定有侦查高手，便打消了向罗瑞卿求援的主意，让秘书给北京军区打电话：部里赞同北京军区的建议，即派四名军官去司令部报到。

下午，部保卫部的四位军官赶到北京军区司令部。北京军区也已指定六名军官参加专案侦查组。双方开了个会，议定由北京军区保卫部楼百铭处长担任专家组长，部保卫部副处长金初亚中校担任副组长。

鉴于情况紧急，专案组决定连夜驱车赶往怡仙斋。

6月29日清晨5点钟，专案组抵达要塞区司令部。由于成员们已在路上打过盹，一到目的地就投入了工作。先听要塞区保卫处彭杞处长介绍了有关情况，看了现场勘察照片，又坐车去“林彪别墅”察看了现场。

“林彪别墅”正空着——由于苏联专家对“林彪别墅”心有余悸，坚决要求搬离，所以经过何忠棠司令员批准，把专家组迁往另一幢离海滨也较近的别墅——12号楼继续疗养。刚好，这里就成为侦查指挥部。

“6·27”盗窃案首次案情分析会就在客厅里举行。

首先，给“6·27”盗窃案定性，究竟是一般的刑事盗窃案还是政治性盗窃案？这方面的意见比较统一：这显然是一起政治性盗窃案件，原因是伊哈诺娃的那两张被撕去的记着正在研制的新型舟桥内容的纸；至于伊哈诺娃被窃去的其他首饰、手表、照相机、人民币，不过是案犯为了转移侦查视线而玩的“碍眼法”。

其次，案件定性以后，向哪个方向侦查呢？也就是案犯大致上属于哪个范围呢？经讨论认为：

怡仙斋是禁区，周围陆上、海上共有五道警戒线，外人根本无法闯入！而所有休养区的客人那天晚上均未离开过各自居住的别墅，这已经调查过了。

专案组长楼百铭说：“这就清楚了，能够作案的是要塞区的军人以及9号楼内部的警卫员、翻译。”

部里出任专案组副组长的金初亚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我认为部里的四名卫士、一位翻译同志不存在作案嫌疑！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这五位同志自去年二月苏联专家一来部里就被组织上派去为专家组服务，一年多来，他们天天和专家待在一起，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因此，苏联专家接触到的机密，他们基本上也接触得到。女专家伊哈诺娃被撕窃的那两页纸上的内容，确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但这是对外人、对在座的各位而言，对于他们五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机密’！说白了，他们平时在专家办公室的字纸篓里拣几张废纸就可以获得比伊哈诺娃那两页纸上更多的内容了。”

金初亚观点理由充分、推理得当，在场所有人包括楼百铭在内都表示赞同。于是，四名卫士和一位翻译的疑点被排除了。

会议继续进行。中午结束时定下侦查方案：在要塞区1200名官兵中进行初查，每个人都须说出昨晚1时至3时这两个钟头里干了什么及提出两个以上的证明人；专案组将对此进行缜密的调查，对其中的可疑者予以侦查。

当天下午，侦查方案得到要塞区司令部的批准，即刻下令：即时起要塞区任何官兵不准离开本区域，以班为单位，进行自报互查。

军令如山，雷厉风行。晚上，已有不少材料送至专案组，自组长以下，全体成员挑灯夜战，三人一组审阅材料，一份材料经三人过目，签下意见。这样查了半个晚上，理出了十几份看上去觉得不大妥当的材料，一一记下当事人姓名、单位。楼百铭指定专人次日挨个谈话询问，看是否有可疑之处。

第二天，6月30日，上午八时，各单位已经送来全部人员的